

李开周专栏 宋朝饭局

五行拳

现在酒桌上文明多了,想喝就喝,想喝几杯就喝几杯,要是不想喝,没人硬灌。至于吆五喝六,猜枚划拳,更是难得一见,偶尔在夜市地摊上撞见一回,会觉得很突兀,恍如在非洲看见了爱斯基摩人。

记得我小时候,也就是二十年前,划拳曾经很流行。尤其是农村,无论红白宴席,还是哥们儿小聚,饭局上的男人一定要狂喝,喝酒的时候一定要划拳,划拳的时候一定要扯着嗓子高喊,满席嘈杂,声振屋瓦,跟吵架一样。

我老家在豫东平原,我们那儿划拳是这样的:两人对战,同时出手,各自喊出某个数字,如果双方所伸手指的数目加起来,等于某一方所喊的数字,那一方就赢了,而输了的一方就得喝上一杯酒。

比方说咱俩划拳,你我同时伸出右手,我伸出两根手指,您伸出三根手指,我喊的是“五魁首”,您喊的是“六六顺”,对不起,我赢了,您得喝。假如我伸出五根手指,您伸出四根手指,我仍然喊“五魁首”,您仍然喊“六六顺”,那就得继续划下去,因为咱俩谁也没赢。

像这样划拳,由始至终都在玩加法,很简单,很没有内涵。还有一种比较有内涵的划拳方式,是宋朝人发明的,叫做“五行拳”。

五行拳也是两人对战,也是同时出手,但是每次只伸一根手指。按照游戏规则,五指代表五行:拇指为金,食指为木,中指为水,无名指为火,小指为土。我伸拇指,您伸食指,金能克木,我赢您输。我伸拇指,您伸无名指,火能克金,您赢我输。我伸食指,您伸中指,咱俩打成平手,因为食指代表的木和中指代表的水谁都不能克谁。

跟今人擅长的加法拳比起来,五行拳的内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:第一,它源于五行生克,而五行生克属于哲学,把划拳上升到哲学层面,当然比纯粹玩加法有内涵;第二,五行拳只伸手指,不喊数字,无需出声,不至于制造噪音,很有儒家范儿。众所周知,儒家讲究食不语,五行拳更进一步,连划拳都不语。

可惜如此有内涵的五行拳在中国已经失传,而且也不太可能东山再起,因为现在每根手指都有了新的含义,俩人划拳,彼此伸拇指还说得过去,要是有一方伸出中指,那不是骂人嘛!

新井一二三专栏 东京时味记

学童疏开

家母脾气古怪,做事始终鬼鬼祟祟,一会儿小声告诉哥哥说:别把这件事让妹妹知道了;一会儿又偷偷跟妹妹讲:这是我跟你之间的秘密啊,千万不要告诉你哥哥啊。结果,家里老有几项阴谋在进行着,叫人活得很累。我估计,她这种性格,至少一部分是小时候的遭遇造成的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一九四四年夏天,北太平洋塞班岛的日本守备部队被全灭,美国军机B29号开始飞来日本下炸弹了。为了提高防空效率,并且保存日后的战斗人员,日本政府决定让住在大城市的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儿童,统统避难到乡下去。如果有老家、亲朋友愿意提供住宿和粮食的话,可以由家长带去避难;否则,就在校长的带领下,集体去农村地区住当地旅馆、寺院等。这一计划,叫做学童疏开。

成为学童疏开对象的小朋友,光是首都东京,就多达二十五万名了。一九四四年七月发表的计划,在两个月内匆匆实施,在九月底以前,全国已经有四十一万名学童往农村出发,东京、名古屋、大阪、神户等大城市看不到小孩了。由于美军轰炸越来越频繁,不久小学一年级、二年级同学,甚至还在托儿所的小娃娃都被送到乡下去了。

家父当年十岁,家母则八岁,分别从东京西部的中野区和东部的葛饰区,被送到福岛县和新潟县去了。如今上网查有关学童疏开的资料,首先就看到:复杂的人际关系、粮食不足、语言习俗之不同、欺凌、歧视、饥饿、争夺食物、头虱、跳蚤等,一律是负面的关键词。一般,为期一年多的学童疏开,对几十万小孩来说,是地狱一般的恐怖经验,所留下的心灵创伤,多年后仍然折磨着他们。

我从小经常听母亲讲:出发之前说,去了农村天天可以吃白米饭的,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,总是挨着饿,若在地地里看到可吃的东西,马上丢进嘴里去的,管它是木棍还是昆虫。但最糟糕的是,当地农家捐献的食物,给老师们抢夺吃掉不在话下,还给他们倒卖出去了。可傻乎乎孩子们,成排跪在冷冰冰的楼道上,齐声感谢大人慷慨的捐献呢!

老母八岁就看透了人性,后来对任何权威都不敢恭维,对任何主义都不买账了。更严重的是,跟她同代的日本人多多少少在骨子里都有虚无主义的倾向。由他们看来,正直绝对是下策,不撒谎则会心虚。这也该说是战争的后遗症之一吧。

盛可以专栏 色不是空

喊山



村子小,不用打电话,有什么事,只需放开嗓子一喊。距离稍远的,小跑几步,在半坡上喊。有喊开会的,有喊吃饭的,有喊听戏的,有喊牛吃禾苗的,有喊猪进了菜园的,也有专门在高处指名道姓骂娘的。村里没什么秘密,彼此间自了如指掌,脾气、爱好、性事、经济来源……各家收入几乎都是入不敷出,没有人知道存折是什么样,有几个余钱,用布帕层层包裹,压在箱子底下,急用时,避开闲杂人等,偷偷摸出来,恨不能一张当作两张数。

打爆米花的进村,在某家门口扎下点,轰地放响第一炮,全村都知道了。小孩子缠着母亲要吃爆米花,那时主食勉强饱肚,炸了大米当零食,当母亲的除了自己要费一番思想斗争,还要与孩子磨嘴皮,最后从米桶里量出一升半升的,小孩子欢天喜地,拎着布袋子,飞奔至目的地。糯米不普遍,糯米的爆米花更好吃,拥有糯米的小孩很自豪,捧着耳朵,只等一声炮响,飞快地冲过去,保护爆米花,不许小伙伴们哄抢。

现在的村庄很不安静,半坡空地都建起了房子,水泥路进村,摩托车汽车声音日夜喧嚣。炸爆米花的再也不来了。村里有了电话和手机,没有人再去叫喊,事实上,多大的嗓门,也喊不应了。

“与郑州市民侃华润”系列三

有“双重身份”的另类国企

改革开放之初的国企，给人的感觉是身担重任、尾大不掉。可同样身为国企的华润，却抓住机遇、轻盈转身，不仅实现了由贸易向实业的转型，而且还做得风生水起，这恐怕和华润的特殊“身份”不无关系。

香港，华润的“大本营”

从成立那天起，华润其实就有着“双重身份”：国企中的外企，外企中的国企。

1938年，作为华润前身的联和行，担负着开发党费的政治使命，根红苗正的华润从筹建之初便铸就了自己的国企身份。

1949年3月，周恩来、任弼时指示，将我党领导下的广大华行与华润公司合并。1950年夏、1952年秋，中央对党在香港的所有贸易机构进行了归并，由华润统一领导，由此奠定起华润在中国各贸易公司香港独家总代理的地位。

香港，一个商业发达到极致的国际大都市，市场的最高准则就是自由竞争。盘踞在此70余年的华润也深得其精髓，通过在与世界顶尖高手的过招中，它学会了越竞争越壮大的生存之道。

商战中“另类”取胜

时光流转，70多年后的今天，诞生于香港的华润已经成为中共党办企业的仅存硕果。从战火中的奋勇当先到助力新中国建设，无论是资历还是贡献，它都无愧于“共和国长子”之称，是当仁不让的最正宗的国企。

可是，尽管和其他国企肩负着同样的历史、社会责任，华润却从来不走“寻常路”：它主营甚至是“领导”的行业众多，却从来不搞垄断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经历了一路辉煌之后，改革开放

夏榆专栏 黑白道

哑巴美工

如果政治是湍急的河流,我们可能就是被冲击裹挟的沙砾。

我们是欢乐的沙砾。那时候盼望着爸妈出去工作,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玩耍。

母亲开始工作了,就是下矿井像男人一样装煤。这是义务性的,不去装煤就给下矿井的工人送水喝,守在井口,有矿工出井就把暖瓶里的热茶递给他们,这些事情都是街道居委会主任必须要干的,自然也是母亲必须要干的。

我是留守儿童。我和姐姐哥哥弟弟留守在家里,姐姐照顾我们,一是防止更小的弟弟掉到地上,再就是不能让我们出街。可我也关注窗外的世界。看见那个扛着木梯的人,我就会趴到窗台上。

他扛着木梯走过来,穿着蹭满颜料的蓝布工作服。他把木梯架到墙壁上,一只手里拎着一个水桶,另一只手握着一把板刷,踩到木梯上,用刷子给墙壁刷墨汁。家属区每一幢平房的前后墙都有他刷出来的黑板。黑板刷好后,他重新踩到木梯上,手里拿着彩色粉笔画黑板报。

我开始是在屋里隔着玻璃窗看他画黑板报。他的位置移动,视线无法看到他的时候,我就下地穿鞋出门绕到屋后去看他。虽然母亲叮嘱过不让我出门。

现在想起来,我看到的黑板报有宣传毛泽东思想的,有批判刘少奇的,也有批判邓拓、吴晗、廖沫沙为首的三家村的,那时矿家属区的黑板报都是这个人在办。我喜欢看这个人用粉笔画画。

他缄默地踩在木制长梯上,握着粉笔的手在黑板上运动,粉笔勾勒出各种人物,各种文字,各种图形。街巷是安静的。我站在木梯边看着他画画,觉得这个人很神奇。地上扔着他画画时手握不住的彩色粉笔头,那些粉笔头在我脚下越积越多。太阳穿过屋脊从东照到西,最后太阳消失,他都在那里画着。我从没有听到过他说话,他只是哑默地专注自己手里做的事情。

老妈回到家发现我不在就出来找,不需要费力就可以找到,因为我只跟那个人在一起。老妈看见我就马上抱起来往家走。

“那是个哑巴。你跟哑巴在一起看把你吃了!”老妈吓唬我。

有一天我被看到的情景吓住了。那个哑巴美工被一群穿军装戴红袖箍的红卫兵围起来批斗。那些人揪着他的头发摁着他的腰,摁到九十度。有人拿着喇叭喊着批判他的口号,有人拿着皮带抽他的脸,有人给他挂上“反革命分子王占”的铁皮做的牌子。这个景象很可怕,老妈把我叫回家,关在屋里不让出门,我只能趴在窗台隔着玻璃窗看他。

“哑巴画错了毛主席像,少画了一只耳朵,这是污蔑毛主席呀。”老妈在灶前边干活,边唠叨。